



王老五

歌 剧

傅鐸編劇 艾实惕等作曲

王 秀 鸞

(十三場歌劇)

傳 鐸 編 劇

艾 實 惕 小 流
王 韜 之 家 作曲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农村妇女王秀鸞，在婆婆、丈夫紛紛离家，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得到了政府和妇救会的帮助，参加了田野劳动，积极支援了抗日战争，经历了种种困苦，终于获得了美好生活，提高了家庭地位，改善了婆媳、夫妇关系，并获得了光荣的“劳动模范”称号。

这剧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受广大群众欢迎，对当时的大生产运动、提高妇女地位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 秀 鸞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207 字数63,000 印张 $3\frac{9}{16}$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裱页2

1952年5月北京第1版

1962年5月北京第3版

1962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7001—9000册

定价(4) 0.81元

人 物

王秀鸞——年二十七岁，村妇女干部。

張大春——王秀鸞之夫，年二十八岁，壮年农民。

張店臣——張大春之父，年五十多岁，买卖人。

張老婆——張店臣之妻，年四五十岁。

張巧玲——張店臣之女，年十六岁。

張順卿——張大春之子，年十一岁。

張四保——村长。

三秃子——年二十四五岁，半农半商。

树 芬——妇救会主任。

大 心——妇女。

香 姑——妇女。

乡妇甲——年五十多岁。

乡妇乙——年五十多岁。

群 众。

牛大山——流氓，与敌人有勾結的坏家伙。

时 間

抗日战争年代。

地 点

冀中抗日根据地。

第一場 家 破

張店臣的家里。

音乐声中王秀鸞上，收拾行李，完毕，进入內室。

張店臣上場。

張店臣 （唱）我張店臣，五十七，
張家口皮店里耍手艺。
今年回家把年过，
新年已过要回去，
新年已过要回去。（拾掇行李、包裹）
新正月，二十九，
拾掇行李登程走。
但願一路平安无阻碍，
早日回到張家口，
早日回到張家口。

張巧玲与張老婆上場。

張巧玲 爹，你就走哇？

張老婆 多住几天再走吧！

張店臣 已經家里住了一个月了，总是不回去，掌柜的

也不放心。

張大春与王秀鸞、張順卿三人同由內室上。

王秀鸞
張大春 爹，家里再住几天再走吧！

張店臣 不啦。这不是一家人都在嗎，以后好好过日子。我家来了这一个月，听人們說家里断不了打架吵嘴的，以后一家子要和和气气。常說穷嗆嗆，富商量。过庄稼日子要天天打架一辈子也过不好。

張四保上。

張四保 怎么店哥，你走哇？

張店臣 走哇。四兄弟，来的好，我靠的你一件事吧！

張四保 什么事？

張店臣 我这常年不在家，家里头有个什么为难着仄磕磕絆絆的事，你得多費心，你嫂子是个娘們，大春又是半傻不俏的。

張四保 店哥，你放心吧。你想，論家里我是个大輩，論村里我多少也跑着点工作，好歹是个干部，你家里有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觀。这几年你沒有在家，家里的事我沒有少管。

張店臣（笑容滿面）以后你得帮助他們过日子，你看这几年日子越过越坏，一年不如一年。

張老婆 日子过不好？說实話誰也沒有扔了。老天爷不給收，日本人的花項大，淨花錢的道，沒进錢的道。

張大春（諷刺其母）再加上爱吃点好的，不做活，那就不

行嘛!

張老婆 吃好的!(質問)你看見誰吃好的來呀?

張店臣 看，兩句話沒說完，就又抬杠。以後你四叔就是咱們家羊群里的駱駝。(對張四保)誰有不好你就說誰，實在不行打兩下也沒有關係，就是你嫂子打几下也攔的住了呢!

張四保 (笑)行咧，你們聽見了沒有，店臣哥可封了我啦，我是上管君，下管臣，連嫂子也得管三分。以後你們誰要有了不對的地方，咱們可是屬小車的勤“砸光”着點。(笑。)

張店臣 不早啦，我就起身。

王秀鸞 爹，到了張家口早給家里來信，人們就放心啦。

張店臣 哎!

張四保 別的是二五眼，勤往家里捎個錢倒是“正扮”。

張店臣 我本心願意給家多捎幾個錢，可是這幾年註日本開的買賣也不賺錢啦，今天要捐，明天要稅，賺的錢不夠他們的!

張順卿 (手里拿着一個用秫秸插成的盒子)爸爸，你再回來，給我買一條小皮帶來，我拷小盒子。

張巧玲 (將秫秸盒子奪過來)快扔了吧，叫你奶奶又打你呀!

張巧玲進內室，張順卿追進去。

張店臣 (從腰里掏出一個錢包來)這還有三百塊錢，也放在

家里，回头大春作个小买卖，赚个钱，春天好量吃的
买烧的。（交给张老婆）这可不能顺着手流爰。

张老婆 当花的就花，不当花的谁也不能瞎花。

张店臣 我走。（背起行李，唱）

天不早，要起程，
家里的事情交代清：
勤劳动 多做工，
日子饱暖不受穷，
日子饱暖不受穷。

张老婆 （唱）孩子他爹，别叮噔，
家里的事情我照应。

王秀鸾
张大春 （唱）爹爹的话，儿记清，
孝敬老人多做工。

众人 （唱）但愿 you 一路平安无碍又无阻，
早日回到张家口，
买卖发财多兴隆，
买卖发财多兴隆。

大家笑。

张店臣 你们家里过好日子，我在外头作发财的买卖。

张店臣等正欲下，妇救会主任树芬上场。

树芬 秀鸾，秀鸾！（一见张店臣要走）大伯你走哇？

张店臣 走！（下。）

大家送出门去，树芬将王秀鸾叫回。

树 芬 秀鸞，秀鸞！

王秀鸞 （站住）干什么？

树 芬 （小声，秘密地）区妇救会小吳来咧，叫咱們去开会。

王秀鸞 等黑夜再开吧。

树 芬 不行，他开完会，还得走呢！

王秀鸞 你不知道，主任，上次咱們开会回来的晚啦，俺婆婆娘就沒让俺吃飯。

树 芬 你們大春也不管哪？

王秀鸞 大春？他管什么用！他不帮腔說好話，还摠着个鍋盖不叫我盛飯！

树 芬 你就饿了一頓哪？

王秀鸞 不，后来俺小姑巧玲，偷着給我盛了一碗，端到屋里吃的。哼，說什么！要是“五一”以前那个环境，总得給他在街上說說理去！这咱不行啦，到处是敌人，区里县里都不能公开，咱們也得装着点傻。

树 芬 管他呢，走，擋住咱們作抗日工作了哇？（拉王秀鸞。）

王秀鸞 我可不是推脫工作呀！回来要打架你可得来劝架。作媳妇的不同在家里当閨女哟！

树 芬 我負責任。

王秀鸞 （对内室）巧玲，娘回来了，你說树芬叫我走了，有事。

張巧玲边說边与張順卿上。

張巧玲 早点回来，嫂子！

王秀鸞 哎。

王秀鸞与树芬下場。張巧玲与張順卿在場上插秧結眼鏡。三秃子背着燒餅麻糖箱子上。

三秃子 巧玲，你娘呢？

張巧玲 沒在家，干什么？

三秃子 要錢！

張巧玲 什么錢？

三秃子 燒餅麻糖錢，还有借賬。

張巧玲 过年的时候不是都还清了嗎？

三秃子 年上的还啦，今年不兴另欠下呀？

三秃子要下場，張老婆上場。

三秃子 大娘，把錢还了我吧，倒騰不开啦！

張老婆 看你紧蹬着脚后跟要賬！

三秃子 你欠人家的不訖要哇？

張老婆 过几天給你，手底下一个大錢也沒有呢！

三秃子 沒有？你剛才还了瞎五子的面錢啦。咱們是长

流水，勤賒勤还，再賒不难。我一个小买卖，你先押

下好几十块，我就推动不开啦！

張老婆 （掏出票来）先給你十元，过几天再算。再賒个。

（又拿一个麻糖。）

三秃子 （接錢，与張老婆开玩笑）你真是花生不叫花生——

“南豆”，有錢不还賬！（跑下。）

張老婆 放你祖宗的屁！

三秃子 哎呀，好臭！（跑远。）

張老婆 巧玲，你嫂子呢？

張巧玲 树芬叫她出去咧。

張老婆 准又伸着脖子开会去啦，偷着摸着的有屁的用
啦！

外边有人叫張老婆的名字：“大书改，大书改！”

張老婆 干什么？

乡妇甲、乙二人同上。

乡妇甲 书改，你去不？

張老婆 我不去，嫌他們鸡爪子抓墙——不是手！要玩，
就在我这玩，不玩就罢。

乡妇乙 行。（向乡妇甲）老大家，就在这玩会吧！眼看就
晌午，該做飯啦。

乡妇甲 行，咱們“支架”上吧！

三人鋪上被子，拿出紙牌，开始賭博。

張巧玲 娘，你們又当牌，让我哥哥家来又鬧脾气呀！

張老婆 他鬧就鬧，让我日本人鬧的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死呢！玩了一天少一天！

乡妇甲 真是，命让人家手里攥着呢！有了就吃，吃了就
玩，玩了就睡！

乡妇乙 这不是过日子的的时候了！

三人边說边賭，非常高兴愉快。

張巧玲 （示意張順卿）順卿，甭让我們当！搶牌去！

張順卿偷偷的到了跟前，將被子一扯，弄了个乱七八糟，同張巧玲跑下。

張老婆（生气）你王八羔子就別家来！

三人拾掇好紙牌，又开始賭博。片刻，張大春土。

張大春（把脚一跺）又当起来啦！这哪象过日子的样啊？

乡妇甲 哼，老娘們家当个小牌算个什么？三瓜两枣的开了心完事，这也輸不了房子輸不了地。

張大春 耽誤工夫就耽誤不起，沒事紡个綫，拾把柴火，总比干这个强。

乡妇乙 哼，“和”^①一个“和”比紡一天綫都强！

張大春 輸了呢？

乡妇乙 輸了，这輸了可过了癮了呢！

張大春 快拾掇了吧！我看見这个就生气！（看了看屋內沒有王秀鸞，对張老婆）她呢？

張老婆 准是开会去咧。

張大春 这算是干什么的！当牌的当牌，开会的开会，我看把这几斗粮食吃完了怎么办？

三人不理，只是当牌。

張大春（对張老婆）我爹放下的那錢呢？

張老婆 干什么？

張大春 拿出来做买卖。

張老婆掏出錢来給張大春。

① “和”讀“hú”。

張大春 (一看錢少了)怎么少了这些个呀?

張老婆 还眼咧。

張大春 还什么眼咧?

張老婆 乱七八糟的嘛。

張大春 誰又欠下人家的啦?

張老婆 反正是有人。

張大春 (把錢一扔)給你全花了去吧! 作买卖弄蛋!

張老婆 作就作,不作就罢,你“摔打”誰呀!

張大春生气,把她們的牌扔个乱七八糟。

張老婆 (咒罵張大春)大春爷,大春祖宗,我怕了你啦!

乡妇甲、乙嘴里嘟噜嘟噜的走了。

張老婆 (生气,唱)

大春爷,我的活祖宗,

气得老娘心口痛。

人家养儿孝顺老,

我把你养大成了精!

張大春 (唱)你又好吃又好喝,

托着小脾不做活。

气极我就离开家,

我看你們怎么过!

張老婆 (唱)黑心鬼你个白眼狼,

把你养大忘了娘。

要走你就尽管走,

走到天边你算腿长!

張大春 气的我沒了法，我把家一扔就走!

張老婆 你腿长你走到天边上，就怕你沒有那点“道行”^①。(生气的走下。)

張大春 你別挤这个火，急了我哪也敢去! (气的蹲在一旁。)

王秀鸞上場，拾掇当屋扔的东西。

張大春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作熟了飯再請你去吧，你們开会有功!

王秀鸞 你別俏皮人，你見誰开会来呀?

張大春 算啦，你还保守秘密呢?

王秀鸞 开会是为抗日工作，耽誤不了作飯就得咧! (說着去拾掇着做飯。)

張大春阻拦。

張大春 我不用你做飯，你願哪去就到哪去吧!

王秀鸞 你叫我到哪去呀?

張大春 有能耐，你脫离生产，光去做抗日工作吧! 別吃家里的飯!

王秀鸞 (向張大春求情似的) 快拿升子来吧，等娘回来又鬧哇!

王秀鸞从張大春手里把升子夺回来，要去量米。張大春拾起一个笤帚向王秀鸞投去，打掉了王秀鸞手里的升子，

① “道行”讀“dào hàng”。

然后又拿起一个小凳子来，要向王秀鸾投去。树芬急上。

树 芬 你这是干什么，大春？给谁过不去呀？是我叫她去的，难道妇女们连这点自由权都没有啦？（唱“吵架曲”）

张大春不说理，
为什么发作牛脾气？
两口子说话就动手，
打人占理不占理？

张大春 （唱）净开会，不下地，
妇女一辈子没出息！
春天地里没有活，
拾筐柴火有烧的。

王秀鸾 （唱）说下地，就下地，
轻活重活不惜力。
二话不说伸手打，
跟着你受窝囊气！

张大春 嫌受窝囊气，咱们离婚！

树 芬 你拿离婚吓唬谁呀？

王秀鸾 （难过地，唱“摘菜曲”）

男人的话，听的清，
象钢刀刺的心口痛，
不参加生产男人瞧不起，
家庭地位不能平。

張大春 你也知道妇女不参加生产男人瞧不起呀，那你
就爭一口气，做出个样来让人家看看。

王秀鸞长出一口气。

树 芬 秀鸞，別生气啦，拾掇着做饭吧。挨下打也算不
了什么，赶黑价让人家再給你賠不是。

王秀鸞拾掇做饭，拿出水桶放在張大春的跟前，張大春
斜看了王秀鸞一眼，担起水桶下。

树 芬 （望着張大春的后影）黑王八羔子！（轉对王秀鸞）
秀鸞，打的你痛呀？

王秀鸞 打的倒是不覺痛，說的真是入骨痛！树芬，看見
了吧？不下地作活，就让人家这样瞧不起！你們当閨
女的还好說，給人家当媳妇就得瞪着眼受欺侮呀！

树 芬 当閨女在娘家摔打不出来，到了婆家不是一样
的受气嗎？秀鸞，別难过啦，受气的不是你一个人，
这是咱們妇女普遍的現象，这該檢討咱們过去沒有
很好的参加生产，沒有家庭地位。秀鸞，咱們爭口
气！上級不是号召妇女們参加生产嗎？今年咱們就
作出个样子来，让他们看看！咱們能生产，能劳动，再
也不受男人的压迫。

王秀鸞 对，主任，你放心，我一定响应上級的号召。以
后你就多领导吧！

树 芬 什么领导哇，咱們商量着办。你做飯吧，別让人
家春回来再生气。我也去做飯去啦。（下。）

王秀鸞 (摘菜, 准备做饭, 唱“摘菜曲”)

王秀鸞 好难过,
丈夫的言語沒講錯,
妇女要是不生产,
一辈子是个“吃菜貨”。

張順卿、張巧玲上。

張順卿 娘, 飯熟了沒有?

王秀鸞 等一会吧。巧玲, 你把菜摘一下, 咱們蒸菜窩窩头吃吧。

張巧玲与張順卿摘菜。

張巧玲 嫂子, 我哥沒給你鬧吧?

王秀鸞 沒鬧?! 你看把笤帚疙瘩都摔散啦!

張巧玲 打你来呀?

王秀鸞 可哏。巧玲, 明个咱俩地里拾柴火去吧!

張巧玲 我哥哥說叫你拾柴火去呀?

王秀鸞 你哥哥沒有說。不拾柴火燒什么呀?

張老婆上。

張老婆 这是多么大工夫啦, 八碟八碗的席也早做熟了。

統共这四五个人的飯, 还磨蹭着呢! 做什么呀?

王秀鸞 蒸菜窩窩头。

張老婆 我不吃。推麦子, 吃餃子。(說着到里边拿着一簋箕麦子出来)走! 巧玲, 推碾去, 給誰省着呀!

王秀鸞 娘, 不就是这二升麦子了嗎? 留着有个人来客